

中文新世纪

■ 主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媒体总社
■ 刊头题字:李文海教授
■ 社长:原源 冯海敏 吴林华
■ 投稿邮箱:zwxsj2007@163.com
■ 出版日期:2013年12月1日

■ 团宣准字:09-0240号
■ 指导老师:黄彦菲
■ 主编:吴静怡 梁文婷 许林云
■ 网站:http://www.zwxsj.com.cn
■ 总第 111 期

【本期导读】

与张爱玲的蜚声海外相比,内地读者更多地把张爱玲视为小资文化符号与大众消费品,主流学界对她也缺乏重视,大部分一流学者并不研究张爱玲。张爱玲是第一个无视严肃文学与流行文学界限的作家,她以其自身努力完成了对这一界限的跨越、调和和再定义。但她同时是一个文学史上无法安放的作家,50年代末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才第一次把张爱玲请进了文学史。因此,探讨张爱玲也是“重写文学史”的突破口。

2013年11月5日至13日,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教授带来了“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系列讲座。讲座围绕“张爱玲的父亲母亲”“张爱玲小说中的女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人”“张爱玲的散文创作”“一个在文学史上无法安放的作家”几个主题对张爱玲及其作品进行了探讨。

二版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人”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人”

三版 “张爱玲简介及评价”

四版 “有关‘小团圆’题目的解读” “‘看张’——小团圆”



indie bookstore

你好，独立书店！

【编者按】

“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提到独立书店总会想起万圣书醒咖啡厅内的这句话。北京的书店够多,够大,大书人声鼎沸、书种类繁多,一人其中,仿佛到了书的海洋。它们自然值得流连,但总觉得叫图书超市更合适,因为那些地方永远人头攒动,缺少一份与阅读相配的静谧悠长。

在各方势力的挤压下,独立书店似乎成了城市正在消逝的风景。坚持和守望本来就是一种很孤独的状态,但至少现在在全国各地还可以看到很多书店在继续坚守自己的态度。小编在此为大家介绍几家位于北京的独立书店。



读易洞

1Q84书社

书店简介:

“我就是想开一家书店”,小说《书店》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是的,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在房子里开一间由家庭成员经营的小书店,按自己的风格装饰书店,在书店的墙上挂上手绘的图书海报,有自己设计的书签,有一个小吧台,可以煮茶喝咖啡,角落里飘散着喜欢的曲子……这几乎是每个有着书店梦的爱书人的梦想。然而真正实现这个梦想的能有几人?读易洞的主人就是其中之一。读易洞创办于2006年9月,定位是“家庭经营的社区书店,生活为主的业余书店”。书店有“阅读邻居”读书会,爱书的人们以图书和电影为载体,通过茶话会分享每一个人独特的阅读体验。如此,邻居不再只是住所相邻,还更多了几分阅读趣味上的相投。试想一下,如果你居住的社区中拥有一家自己的“读易洞”,生活乐趣会增添多少呢?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万科青青商业街105-A19

新浪微博:http://e.weibo.com/duyidong (@读易洞)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111665



书店简介:

1Q84书社是第一家社区独立书店,致力于打造旅行、人文、休闲三位一体的社区公共空间。内有书籍、杂志、桌游、咖啡、茶、酒、文化创意产品。每周六晚上这里都有精选影片放映,还有不定期书友会、文化沙龙讲座。在这里你可以卸下身上的负担,不知日落,披着暖黄的灯光,漫步书林。

店名由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小说《1Q84》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渔阳花园B座1号商辅二楼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1q84bookstore (@1Q84书社)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1q84bookstore

豆瓣书店

书店简介:

豆瓣书店面积很小,就像它的主人给它的名字一样。外间约五十平米,由书架分割出几个空间,书友往来其间,有摩肩接踵之感。内间也不过十五平米,专售旧书。到这儿买书的人更多的时候得到是一种意外发现的欣喜,因为这里每周都会有新书,还常常有一些在大书店买不到而且还是半价的书。

豆瓣书店自开张以来,所有图书的折扣基本都保持在4-5折。能将正版本书卖出如此低廉的价格主要得益于书源。出版社的库存书和书店的退书价格较低,有许多质量都非常好,店长卿松常常亲自去北京各大出版社和书

书店简介:

雨枫书馆是一家会员制的女性专营书店,是以书友的交流场所和跨领域的女性发声平台。关注、服务女性阅读生活,倡导“做书女”。走过门牌上深紫色的那句“让脚步停留,让心行走”,迎接你的是足够丰富的针对女性阅读的图书:“写给女人的书”,“女人需要看的书”,“女人写的书”,涉及文学、艺术、电影、女性心理、美容、消费类等。书店不仅展售主题针对女性,在店堂布置、顾客服务方面也处处显露出温馨婉约的女性气质;小小巧巧的店门,白色围栏,足够书卷气的招牌,店内是深深浅浅的紫色调。书馆内有儿童阅读空间,还有电影放映室,书馆是北京固定的有影响力的文艺片放映地,每周三、周六晚上会播放怀旧的或最新的小电影。平时书馆内也有关于读书、艺术、生活、情感、亲子等的主题沙龙。



店名由来:取义于一首小诗:我是雨中枫林驿站/我的存在/只为/目送你/再次远行的身影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69号

新浪微博:http://e.weibo.com/book-saloon (@雨枫书馆)

书店,从这些书中搜罗他认为好的书。这些书以人文社科类书籍为主,“入选”的标准不是它们是否畅销,更不是所谓的品相,而是看它们是否足够经典。

豆瓣书店在武汉大学开有分店,两店之间互通有无,北京的读者可以订购武汉店里的书,武汉的读者也可以预订北京店的书,读者有双倍的选书空间。豆瓣书店不仅通过淘宝和孔夫子网进行网售,还在豆瓣网组建自己的组“豆瓣书店”,随时发放书店新书目录,图书爱好者可以留言预订自己心仪的书。豆瓣书店内设有专门的代卖区,顾客可以把闲置的图书放在这里代卖。这个时候,豆瓣书店于买书人的意义,不但是一个淘书的地方,更是一个可以交流、驻足的休闲场所,另外,书店还备有特色明信片、书签,以

书店简介:

“你看,通过蜜蜂/神把智慧的种子播撒于凡间天堂的每一个角落/挥洒着他们的光辉/任我们漫步其中/如同漫步于众神身侧”,蜜蜂书店的店名总让人想起维吉尔《农事诗》的这几句。蜜蜂书店如同久逢的甘露为宋庄数千名的艺术家以及众多的文化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宋庄现已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原创艺术聚居群落,而蜜蜂书店现为此区域内唯一一家书店,主营艺术类图书并提供各类艺术服务。

蜜蜂拥有自己的出版机构,即北京蜜蜂智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蜜蜂出版),以文化、艺术类图书策划见长。《独立书店,你好!》、《汉品》、《达·芬奇笔记》等书籍策划均出自蜜蜂之

蜜蜂书店 万圣书园

书店简介:

创办于1993年10月,它是一个卖书人站在买书人的立场开的书店。书店经营者刘苏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家。万圣书园被称为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它和与它相连的醒客咖啡厅已经成为京城很多读书人淘书、聚会最常出没的场所。

万圣书园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文化书店,以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著称,较之西单和王府井的书店,这里安静很多。书店的分类管理极细致,只要去几次,你就基本能知道什么书在什么架子上。另外在你想买的书的附近也总能发现惊喜。店内另有出版社专区,如中华书局、三联、商务等。“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就去问Google,如果你有什么找不到的文化方面的书,那就去万圣书吧”,在这里可以发现别的地方没有看到过的好书。另外,书园的服务员也非常专业,很多书都记在脑子里。

记得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说过:“有没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有多少,是不是完全,在我竟成了判断一家书店品味的一个标准。”站在万圣满满一书架的汉译名著前,除了感叹“学海无涯”,就只能遗憾不能把它们全都带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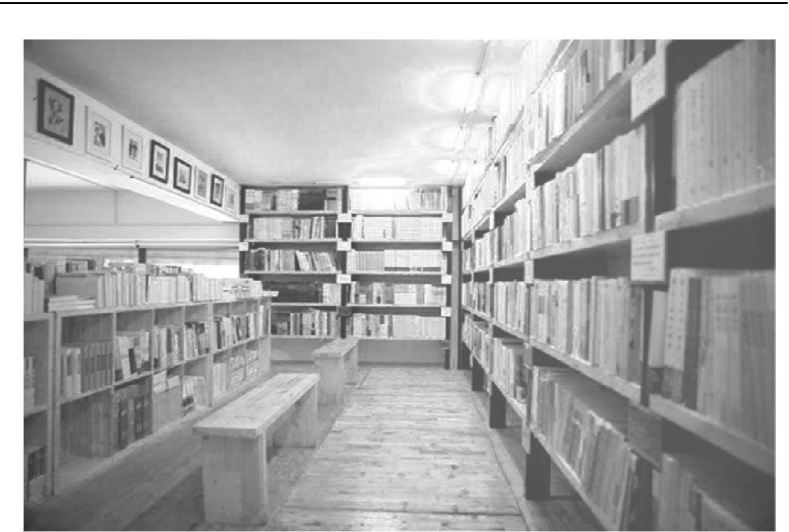
及店内自己设计的书卡等小礼品。书卡上每月一变的小画面以及绘制的书店地图,让人们在把玩的同时也能享受收集的乐趣。

书店没有采用会员制,而是将经常光顾书店的顾客手机号都加在微信小组里。每逢新书一到,书店就会发出群发短信:“亲爱的书友,豆瓣书店新书已入铺,好书极多,本次推荐xx出版社的(xxxx)。”动作虽小,一样温馨。

店主卿松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在选择读物时越来越浮躁。他从创店之初就希望能尽可能地改变这种浮躁的读书状态,最好能够在每所大学旁开一家豆瓣书店,把附近的年轻人带动起来,让他们读好书,读经典的书,就像蒲公英一样,传播一种好的读书习惯。豆瓣书店所走的,正

笔。2010年9月,蜜蜂出版创办了蜜蜂书店。书店虽小但精致温馨,“像家一样”,是“lovely bookstore”。店内另挂有与阅读有关的画作,如“一榻安眠一榻书”、“到此悔读书”。2012年蜜蜂书店迎来了新蜜蜂——美术馆店。后者更偏重电影、艺术及适合轻松阅读的文学作品,可以边喝咖啡边阅读来消磨时光。

蜜蜂书店的吧台上立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妈妈,知识怎么能打



万圣书园采用“万圣—醒客”这种书店与咖啡厅互动的营销模式。书店供应精神消遣,醒客则提供闲聊之地。如果买来的书要立即过目,或挑选书感觉累了,你都可以踏踏实实地去沏茶,来杯咖啡,听着音乐,翻翻书。



店名由来:源于西方鬼节——万圣节,其标识“蓝鬼”的原型便是印第安的面具。但后来,随着人们的口耳相传,“一万个圣人”的意思显得与万圣更加贴近。“我宁愿把它理解成‘一万个圣人’,这一万个圣人就是万圣书架上的作者,在受益于这些圣人的读者当中,有我一号。”(诗人西川语)于是,万圣书园的英文店名便由原来的“Halloween”改为“All Sages Bookstore”。

地址:北京市成府路59-1号

官方网站:http://www.allsagesbooks.com

是这样的一条路。店名由来:此“豆瓣”非彼“豆瓣”,豆瓣书店与豆瓣网的同名只是一种巧合。

地址:北京市成府路262号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人大致上可以分为至少四类。第一类女人遇到“花心男人”并结婚，主要例子为《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类女人拒绝“花心男人”，主要例子为《金锁记》；第三类女人与自己不大喜欢的“好男人”共同生活，主要例子为《留情》；第四类改造“花心男人”，主要例子为《倾城之恋》。

我认为《第一炉香》是最能体现张爱玲特色的作品。在香港读书的上海女孩葛薇龙因经济拮据而投靠已成为富商遗孀的姑妈，逐渐被灯红酒绿的享乐生活同化，后来和不爱自己的乔琪恋爱，结婚，甘心于自骗和被骗。婚后的葛薇龙陷于帮姑妈找人和帮乔琪找情妇的忙碌中。结局不言而喻，当没有利用价值时，薇龙就会被无情地抛弃。

在小说中，葛薇龙做出了四个关键选择，分别是：第一，明知姑妈的屋子是坟墓一般的地方，但仍然为了学费走进来；第二，明知姑妈为自己准备的房间有像“长三堂子”（高级妓院）一般的性质，但仍很享受好衣服带给自己的满足感；第三，选择沉迷于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中，“一混就是三个月”；最后，选择和爱自己的乔琪结婚，甘愿做乔琪和姑妈声色犬马的生活服务的工具。

如果说最后的选择是堕落，那么之前的选择则体现了一些人性的弱点。这些人性的弱点如何在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把人逼到一个堕落的境况？这就是作家想要表现的东西。

我们先来比较几部经典的现代文学作品。话剧《日出》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交际花陈白露最后的悲剧，而简单叙述她之前爱情破灭并且一步步沦为交际花的过程和导致悲剧的原因。我姑且把这种写法称为详后略前，其效果是使读者十分同情主人公，而将矛头指向外部社会的黑暗。而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则详细地描写了十六岁的卖唱女沈凤喜因为虚荣而抛弃自己真心爱慕的樊家树并嫁给军阀，最后因军阀发现两人私情而被其拷打致疯的整个过程。这种写法即详前略后。张恨水描写她如何一步步地堕落，又如何一步步地走向毁灭，目的在于以沈凤喜的悲剧为前车之鉴，教人以善，说明“美色从来藏杀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

详后略前的手法能够突出主人公值得同情的一面，展现逼她堕落的社会的罪恶；详前略后的写法则突出社会有责任，但堕落的主人公也有责任。而《第一炉香》是详前略后，略写了葛薇龙将来的苦难。其作用是什么呢？张爱玲既不跟从批判社会的左翼文学主流，又不属于先让人享乐，又劝恶从善的通俗文学主流，而是在小说中揭示人性普遍的弱点，描写人如何在正常的纵容下享乐，最后发现自己突然面临一个荒谬的处境。这样的结局体现了张爱玲最著名的观念，即“生活是一袭华丽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补充一点，葛薇龙的女佣睇睇被主人嫁祸赶走，在临走前



责任编辑：欧莫若

伤心哭着的时候，嘴里还在咬花生米。被驱逐的弱势群体本来是值得同情的，张爱玲原本可以把它写成血与泪的文学，但她却描写女佣在哭着嚼花生米。这足以显现出这个世界是多么荒诞。

葛薇龙遇到“花心男人”却执意结婚，而《金锁记》中的七巧则拒绝了“花心男人”。

七巧在姜家三房媳妇里出身最苦，地位卑微，连婢女都瞧不起她；丈夫仲泽残废，是“没有生命的肉体”，因此她只能苦熬在充满白眼和无爱的生活里。小叔子季泽捏过她的脚，让七巧产生过幻想，但季泽并不爱她，只是想玩玩而已。分家之后，季泽因为花完了钱就来向她讨肉麻的情话以骗钱。七巧听情话时有着细细的喜悦，想不到原来还有今天，又怀疑他为钱哄自己，可又想到“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也好；况且即使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她就这样在真与假的思辨中既开心又怀疑、愤怒着。可当季泽要她出卖土地和房产时，她听明白了，这个男人只是看中了她的钱，而且盘算得很仔细。七巧愤怒地跳起来，向季泽扔扇子，一头被仆妇按住挣扎，一头叱喝着，心里却想着“他不是好人，她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她是一个绝望的女人，她自己都明白她一瞬间决定她的一生，她以前的所有的不管什么梦，这时她一手都把它埋葬了。

七巧为了钱拒绝了季泽，余下来就是这些钱，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供她折腾。相比之下，葛薇龙嫁给品质不好的男人，害得她自己下半辈子都要吃苦，而七巧拒绝了自己喜欢的男人，后来成为性变态，害子女而且害社会。“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拆散女儿和留学生童世舫的恋情，破坏儿子的婚姻，气死儿媳。儿子女儿，一个是被她占有了牺牲，另一个是被她牺牲了的占有。

张爱玲说过，七巧是她所有作品中唯一一个彻底的人，她疯狂地报复，变得没有人性。但即便是彻底恶毒的七巧，也有让人同情的地方。在小说的结尾，“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手镯可以被推到腋下说明她瘦到何等地步，又是何等凄惨。一个人就这样被黄金锁住了一生，不仅害己，还害人。张爱玲究竟好在哪里？阿城有一个观点：“她写人性恶写到了极致，然后再回首，一步一光明。”我个人认为七巧这个人物很好地体现了阿城的这个评价。

葛薇龙和七巧，一个碰到一个花心男人而一往无前，故事比较浪漫、传奇；一个碰到花心男人并拒绝抵抗，故事比较写实。那么女人碰到不那么坏的男人时候该怎么样？接下来我会分析比较写实的《留情》和比较浪漫的《倾城之恋》。

《留情》写了一对再婚夫妇——五十九岁的米先生和三十六岁的敦凤。米先生想去看望住院的原配，敦凤口头同意，但米先生听出她的语气和语意又不便走了。小说用琐碎的话语活画出一夫两妻处境下男人的痛苦，同时描摹出敦凤既非常得意于嫁给米先生这个有钱、老实、对她很好的长期饭票，但又纠结于他还有个妻子的矛盾心理。随后米先生陪敦凤去她舅母家做客。舅母杨老太觉得敦凤嫁了个好人，可是敦凤却不同意，唠叨着讲她的前夫，还不顾米先生颜面，谈起算命的人说米先生只剩下12年阳寿。小说琐碎的语言潜藏着一个实际的矛盾，即一夫多妻状态下男女的无奈。最后米先生还是去看望妻子了。他刚走，敦凤就向舅母坦白，说自己和米先生在一起不过是过为了生活。

小说还描写了她和米太太的谈话。米太太当初对米先生也有意思，敦凤便一反刚才的抱怨，转而向米太太炫耀，和她勾心斗角。米先生很快就回来，敦凤表

张爱玲笔下的男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花花公子，既花心又算计女人的钱，不可原谅，但是在小说里形象很虚，读者看不出他们想要什么，比如《第一炉香》中的乔琪和《金锁记》中的姜季泽，他们都是引诱女性堕落的原因。第二类是花花公子兼书生，比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以及《金锁记》里面的童世舫。第三类是介于“好人”与“真人”之间的男人，更重要而值得琢磨。

第三类男人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封锁》。上海战争期间在一个电车里面，一个女老师对面坐着一个生活并不潇洒的普通中年男性。车子停止期间，一男一女投机地谈论自己的苦闷，仿佛时间长久一点的话，他们就有可能谈婚论嫁了。可是封锁很快解除，这个男子又回到原位。意外在时空上隔出一个小环境，但是这个人还会回到具体的社会环境里面，从“真人”变回了“好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好人”佟振保有良好学位，留过学，孝敬母亲，最重要的是他常常为他自己的自制能力感动，但是他的克制能力运用得不是地方。这种不合时宜的表现得力于张爱玲的一个特别写法，即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跟主人公的角度混合。以《第一炉香》为例，葛薇龙走出来，乔琪看到她的手臂，她的手臂“就像牛奶一样倒了出来，挡都挡不住”。但是问题是谁觉得手臂像牛奶一样倒出来？这是薇龙自己感觉的，但是张爱玲用了第三人称，既在描写薇龙的心理，又在描写一个客观的图画。

佟振保看到娇蕊对他有意，也对这个漂亮而有诱惑力的女人有作为“真人”的欲望，但是他在犹豫，因为和娇蕊交往违背了“朋友妻不可欺”的原则，不符合“好人”的标准。他纠结于“好人”跟“真人”的矛盾，小说描写振保抱着胳膊伏在栏杆上，接着描写了一片凄凉安静的街景，并由风景引出一段联想，说“这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可是他们不能陪着你回家。到了夜深人静，还有无论何时，只要是生死关头，深的暗的所在，那时候只能有一个真心爱的妻，或者就是寂寞的。振保并没有分明地这样想着，只觉得一阵凄惶”。这个街景既是振保看到的，也是作家给我们展示的，既是叙事者角度，也是主人公角度，即双重的。通过对这凄凉风景的描写和叙事角度的转换，张爱玲写出了佟振保潜意识对这爱的渴望。他看到、感觉到了，可是他当时并不能知道。

当娇蕊告诉振保自己已向丈夫说出两人私情时，振保跑到街上，回头看公寓像巨大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张爱玲在这用主人公眼里看到的风景表现他的心理：他知道娇蕊爱自己，准备为她放弃一切，但是他的理性和自制能力太强，心灵太弱，承受不了这爱，只能放弃“真人”的欲望。

而张爱玲又不止于表现佟振保在“好人”和“真人”选择上的为难。我一直在反省，佟振保有错吗？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又受了什么罚？每个人或者每个男人认为他犯了选择上的小错，但是张爱玲描写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振保因此失去原本可能的幸福。

尽管娇蕊吸引着振保，一直对他很好，愿意为他离婚，但是他始终在抵抗，一直在找和她在一起的理由。最后他拒绝她，和白、瘦、高但是闷而懦弱的孟烟鹂结婚，却很快失去兴趣，觉得她很闷而且很笨，不利于自己做被人

面没什么特别表现，心中却暗喜，所以在他们要走时，“她又翻尸倒骨把她那一点不成形的三角恋爱的回忆重温了一遍。她是胜利的。虽然算不得什么胜利，终究是胜利。”米先生回来了，两人准备回家。在这里小说描绘了米先生和敦凤眼里的彩虹。敦凤看到的是美好的晚霞，这暗示着敦凤的心理：丈夫回来了，还是可靠的，老公虽然老了，可是还带着晚霞；虽然迟了，可是还很扎实。而米先生看到彩虹却想起“他的妻快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也跟着死了。他和她共同生活里的悲伤气恼，都不算了。”他的爱不再是爱了，而是疼惜。

在临走时，敦凤一面拿了围巾帮米先生围上，一面向她舅母，表嫂抱歉地带着笑看了一眼，仿佛是说：“我还不都

认可的“好人”。几年后他碰到娇蕊，才发现自己是爱她的，可为时已晚。回家以后，他又发现烟鹂和一个驼背而丑陋的裁缝有私情，非常愤怒并受到沉重打击。

佟振保之所以不接受王娇蕊，表面的理由是“朋友妻不可欺”，实际上主要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怀疑娇蕊的动机并且觉得她很放荡。骨子里边他不接受这么一个与太多男性有交往的女人做自己的妻子。他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妻子跟别人在一起，尤其是跟裁缝。但是佟振保从来没有像审视女人那样从道德的角度认真评判过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没有觉得他多次跟不同的女人，包括妓女和留学生，在一起会对不起他的女人（包括妻子和恋人）。

张爱玲认为妇德就是在多妻的丈夫面前维护一夫一妻的道德。这是张爱玲要揭示、讨论和批判的。男人其实很难深入其境去反省自己这种比普通道德水平再低一点的思想。中国男人不要说对爱人保持绝对忠诚，没有其他女人，就连在自己有其他女人的情况下，允许（至少不在意）爱人曾经有其他男人都很难做到。男人可以夸耀自己与异性来往的数量，而女性通常只歌颂自己征服的质量，不谈数量，因为数量是女性未来发展的负资产，男性的正资产。

但是中国男人的这种性爱的道德观念只是这个小说的一个层面。

另一方面，佟振保受中国男人传统观念的影响，要做“好人”，但是不知道他潜意识里要什么，最后错过了他一生可能的幸福。

振保与娇蕊相识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爱她的，当他们再度重逢时，“振保看着她，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他心头的感觉是难堪的妒忌。”这句话是第三人称，是叙述者在旁边解说，是整个小说的一个主调。小说叙述者常常超越第三人称的主人公，在旁边说他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不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不知道心头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张爱玲用了一段具象来表现他这个不知道。

振保在公交车司机座旁的小镜子里看见他自己的脸“很平静，但是因为车身的喀喀摇动，镜子里的脸也跟着颤抖不定，非常奇异的一种心平气和的颤抖，像有人在他脸上轻轻推拿似的。忽然，他的脸真的抖了起来，在镜子里，他看见他的眼泪滔滔流下来，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张爱玲描写佟振保通过一个镜子发现自己流泪，又借车子的颤动形容他脸上肌肉的颤动，这个两层的对照关系显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时流泪。佟振保这时才明白他是爱王娇蕊的，他看到这个被自己认为是淫荡娇艳的女人，现已为人妻母并且活得很好时，对照自己的生活而不自觉地流泪，终于认识到他自己过去错过了什么，但为时已晚。

这种不知道体现了张爱玲的一贯主题，即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即便是这么一个能够极力控制自己、以自制力为荣的男人，也无法控制自己。人的理性无法控制自己的潜意识，所以人很难甚至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意识要什么，并因此走向不幸的命运。

整理人：梁文婷 朱彩婷 夏玉灵

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这是她的潜台词。她一边在照顾这个男人，可是一边又在亲戚面前显示她只是为了生活。

这两个人真的相爱吗？两个人的目的都很清楚，米先生是为了找一个人照顾他；而敦凤是为了生活有依靠，但两人又为了一点小事一直较劲。但是可能这就是爱，也许爱就是由那么多细节构成的。有人说：“男女之间的事情有时候你怎么想它，它就是什么。你把一个人想得太好了，他也会把你想坏；你把他想得很好，他也把你想得很好。”“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他们还是在互相怜惜着、爱着。

《倾城之恋》也描写男女战争。离婚七八年（下接3版）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慈



(祖父张佩纶)

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3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这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爱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

(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及其母亲黄逸梵)



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因此,张爱玲后来在文学创作中总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作为文化背景。



(母亲黄逸梵)



(张爱玲姐弟与父亲)



(张爱玲小时候)

张爱玲 主要作品

小说作品

《倾城之恋》《半生缘》《心经》《小团圆》《怨女》《茉莉香片》《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鸿鸾禧》《金锁记》《同学少年都不贱》《桂花蒸阿小悲秋》

散文作品

《天才梦》《童言无忌》《烬余录》《更衣记》《道路以目》《有女同车》《诗与胡说》《雨傘下》《谈跳舞》《双声》《中国的日夜》《谈看书》

编剧电影

《半生缘》(2002) 《红玫瑰白玫瑰》(1994) 《六月新娘》(1960) 《南北一家亲》(1962) 《倾城之恋》(1984) 《情场如战场》(1957) 《小儿女》(1963) 《一曲难忘》(1964)



张爱玲的辉煌转瞬即逝。抗战胜利后,因与汉奸胡兰成的关系而消沉,很少有作品问世。1947年,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但已无“沦陷时期”的风头。上海解放后,她虽然仍在创作,1951年曾以“梁京”为笔名发表过长篇小说《十八春》,还在《亦报》上连载过小说《小艾》,但也只能看作是创作生涯的“回光返照”。1952年7月,张爱玲终于离开了生她养她的上海,供职于香港的美新新闻处。1954年7月和10月,先后出版了两部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1955年秋又告别香港,

远赴美国定居,结识剧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并于同年8月第二次结婚。1957年,在台湾《文学杂志》上发表她到美国后创作的小说《五四遗事》。1966年,将中篇旧作《金锁记》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在香港《星岛晚报》上连载。1967年,赖雅去世后,她应雷德克里芙女校的邀请,做驻校作家。1969年,又将旧作《十八春》略作改动后易名为《半生缘》在台湾出版。1977年出版《红楼梦魇》,这是她多年从事《红楼梦》研究的成果。1981年出版《海上花列传》评注,1983年将“苏白”对话的《海上花列传》译为国语出版,后又译为英文。1994年,出版自传《对照记》。张爱玲在晚年长期闭门谢客,过着寂寞的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孤独地死于洛杉矶家中。

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像神话一般,经过一代代的海峡两岸作者和读者的爱戴、诠释、模仿、批评和再发现而永垂不朽。

名人评论

——李欧梵(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

——王安忆(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

——叶兆言(当代著名作家)

——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白先勇(当代著名作家)

——柯灵

——季季

——蔡康永

——余秋雨

——蒋勋

——胡兰成

——李昂

——水晶

——李渝

——李碧华

——陈克华

——柯灵

——李碧华

——余秋雨

——夏志清

——艾晓明

——木心

——王安忆

——李昂

——叶兆言

——季季

——蔡康永

(上接2版)的白流苏花尽了离婚时带回来的钱,在亲戚间备受排挤,陷入困境,而有钱风流的范柳原回国猎奇,追寻中国情调。两个人的相识纯属偶然,相爱也颇费周折。

这一男一女的斗争一共进行了七个回合。前三个回合描写两人相识,互相刺探对方想要什么。范柳原因为跳舞而喜欢上白流苏,而白流苏最初怀疑他的目的,但她仍决定以自己为赌注赌一把,随他到了浅水湾。但这原本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为了报复家里人,为自己出口恶气。接下来的几个回合描写两人的持久战。

在浅水湾经过一段紧张的言语交锋,流苏发现“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并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

这段话非常重要,从五四时期一直到四十年代的大

量爱情小说中,少有女主人公有这样的独白。五四时期的爱情小说中男女不谈身体、金钱而谈文化。鲁迅的《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茅盾的《创造》写的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爱情,实际包含了知识分子启蒙大众这样一个隐喻结构。一般男主人公是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而女主人公代表大众,往往冰清玉洁、善良美丽而值得被拯救。男主人公代表知识分子,女性代表大众。两人的爱情是教与被教,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这些爱情小说都被灌输了太多的政治内容,却没有作者真正在乎过女性在想什么。鲁迅只看到子君的那一句总结“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最妙的是小说中的涓生的反应,他听到这些话想的居然是中国的女性有救了。他个人的恋爱一下子想到看到了民族的曙光。总之鲁迅的爱情小说承载的启蒙责任太大,而忽略了女性内心真正的思考。

张爱玲笔下的女子想的却是自己听不懂精神恋爱中男人说的话无妨,反正将来找工人还需要自己做决定。哪位作家描写的女性心理更真实?所以我认为虽然张爱玲

的故事很俗气,但是她颠覆了五四的神话,改写五四以来爱情小说“男教女”或“男救女”的基本模式,从整个现代文学史来看,这是女性创作的一个飞跃,创作题材从政治回归到真实的生活。

小说中他们分分合合,最后还是回到了浅水湾,租了房子过日子,可范柳原又要出去做生意,但因日军的轰炸没走成,折回来接白流苏。对战争的恐惧使两个人在刹那间觉得对方很重要,于是愿意结婚了。这个美好的结局是很大的时代代价换来的:“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张爱玲很清醒,只说了“十年八年”,没说“地老天荒”。但这是她小说中唯一有一个圆满结局的故事。两个人从算计开始,最后达成了谅解。

作为一部近代爱情小说,《倾城之恋》具有三层意义。

第一,我认为张爱玲改变了五四爱情小说的基本写法。在浅水湾的情节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之前已有叙述。

第二层意义在于它改写了一般爱情小说中男女对抗社会的基本格局。《倾城之恋》中社会压力不存在,爱情故事张力的在男女之间,男女之间本身的需求都是合理的。白流苏没有那么高尚,她需要找“饭票”而让生活有保障,把爱情与生活联系得比较紧密,而范柳原把爱情与性欲联系得比较紧密。

第三层意义在于它展现了近代女性和传统割裂,走到外面的世界。“这个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白流苏把“住不得了”讲了两遍。和华侨接触是中国人跟世界的关系的一个隐喻象征。而香港的象征意义也很清楚,就是一个现代的中国要判断自己的传统,面对世界去冒险。

整理人:梁文婷 朱彩婷 张田甜 孟雅

有关“小团圆”题目的解读

■ 杨笛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所谓的才子佳人传佳话的故事都是以男女主人公因情而互相吸引,在经历种种波折后,得到“大团圆”结尾——男主人公个个都中了状元,三妻四妾也是个容貌美和顺,生活和和美美。但在这部小说里,邵之雍与九莉的确是因情为情而相互吸引,开始一段恋爱的,但最后的结局却是男主人公作为一个汉奸,最后躲了起来,他的女人们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与他分手,生活凄凄黯黯收场,这样看来,似乎连“小团圆”都算不上,那么张爱玲又为何将这本小说命名为“小团圆”呢?而这个“小”字又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1. 故事的“小”

1) 结构小

在张爱玲所钟爱的古代才子佳人小说中,都是以男主人公落魄而又遇到女主人公开始,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国仇家恨,家庭阻挠后,最终修成了正果。这些故事有明显的起因、发展、高潮、结果,是一个完满的整体,但在《小团圆》中,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更像一个讲述出来的故事,并没有那么突出的起承转合的结构。

例如当她写到与邵之雍缠绵时突然切换到十几年后在纽约打胎的事情;当和楚娣说起关于邵之雍的话题时,又转到了蕊秋的风流韵事上。

2) 插入点小

小说虽然是发生在山河破碎的战争时期,但对战争残酷的描写却少有涉及,主人公们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家庭琐事、爱情烦恼之中。

讲故事的人多,涉及的人也多,讲这些故事的人主要有楚娣(九莉的三姑)、蕊秋(九莉母亲)、九莉等人。

一件事由不同的人讲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耐人寻味,比如楚娣挪用蕊秋的钱去帮助哥哥,蕊秋很生气地讲,楚娣说时则有点不好意思。

而这些人讲的故事焦点也不一样。楚娣主要讲哥哥、蕊秋的故事,楚娣告诉九莉哥哥与维嫂嫂好,蕊秋为尚炸堕胎,蕊秋与盛大侄侄的暧昧。而蕊秋讲的最多的是她自己情人的事,讲九莉小时候的事只是为了跟九莉套近乎。

九莉在这样一个充满故事的环境中长大,也练就了欣赏故事、讲故事的能力。她讲自己小时候背古诗的事,讲父亲乃德让她选金镑或洋钱。对于那些让九莉耿耿于怀的事还不止讲一遍,比如弟弟在她的本子上画红杠子,十七岁得伤寒症时母亲骂她,母亲过街时挽她的手像细竹管子等等。

而有关邵之雍的故事更是让她终生难忘。她收集邵之雍用过的烟蒂,还将盛满烟蒂的信封给他看;她观察他的侧面“背着亮坐在斜对面的沙发椅上,瘦削的面颊,眼窝里略有些憔悴的阴影,弓形的嘴唇,边上有棱。沉默下来的时候用手去捻沙发椅扶手上的一根毛呢线头,带着一丝微笑,目光下视,像捧着一满杯的水,小心不泼出来。”也同时看着他的正面“临走的时候把她拦在门边,一只手撑在门上,孜孜的微笑着久久望着她。他正面比较横宽,有点女人气,而且是个市井的泼辣的女人。她不去看他,水远山遥的微笑望到几千里外,也许还是那边

城灯下。”描写之中更是处处可见九莉的深情。

2. 情感的“小”

1) 有限的亲情

童年的九莉基本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在她看来,无论是父亲、母亲、姑姑,还是家里关心她的佣人,这些都应该给予她无限温暖与爱的人,却让她在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人情冷暖。

母亲供她读书,但同时也对她多加责骂,让她变得失去自信、畏畏缩缩;父亲曾经和她谈论古书古文,但也曾囚禁她;姑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她相依为命,但也知道九莉的存在给她的生活造成了影响。

这一切都使九莉在不安中长大,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平静。

2) 短暂的爱情

《小团圆》讲述了两段九莉的爱情,最刻骨铭心的是与邵之雍的爱情,热烈但也稍纵即逝,留下的是无尽的伤痛,但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位“燕山”,虽然他给了九莉“初恋单纯的感受”,但最终还是与九莉分道扬镳,走了另一个人做妻子,尽管结局不完美,九莉对于他的出现还是抱有念头的态度的。燕山的出现就像是向深潭沉溺的九莉伸出了援手,但最后却证明了邵之雍仍然让九莉无法自拔。

3. 人性的“小”

1) 写的是小市民的精神状态

小说中多次出现好人、坏人,自私自小的标签,但张爱玲并没有通过九莉的嘴来进行任何总结性评判(“我从来

不裁判任何人,怎么会裁判起二婶来?”),来为这些人定性、贴标签,无论是九莉还是张爱玲,都好像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看这些人,甚至说是愿意待在不好不坏的平均人性的层面上。(“当然九莉去不了转过个圈子看看,不会受刑。她为什么要做坏事?但是她也不要太好了,跳出轮回上天去,玉皇大帝亲自下阶迎接。”)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反映着三四十年代上海小市民精神上的恐慌与混乱。饮食日常,延续生命这两件事是最基础的,也是最不容打扰的,虽然战争、饥饿、疾病曾经强烈地冲击着小市民们本来安逸稳定的生活,但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所以在小说中才出现了战争停滞,女学生们便上街找寻冰淇淋的情节。尽管当她们举着冰淇淋时,不远处就是一具尸体,但她们关心的只有嘴里那混合着碎冰渣的味道和愿望实现的满足感。

2) 写的是个人生命的突出表现

九莉对“死”这个字眼是很敏感的,在开头和结尾都呼应着写了大考之前的状态,“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虽然在描述考试前的感受,但隐隐透着的是一种对于生命逝去等待中的绝望。

战争的出现让张爱玲想要表现的生命意识显得更加突出,修女们匆忙地让学生们躲进安全地带,外面响着防空警报,但此时却比却出去约会看电影,在浴室唱着歌洗澡,九莉也在谈

着恋爱,似乎越是在这种生命转瞬即逝的紧张时刻,就越是要证明自己还活着、自己的生命还在延续。

总结:

《小团圆》作为一部兼具自传性质的小说,如实地、淋漓尽致地在描绘张爱玲所经历的一切。但20年后,当她提笔再度回忆那段时光时,是否还像当年一样沉迷其中?对胡兰成是否还怀着“英雄式”的崇拜?

从整部小说看,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但胡兰成仍然深深地扎根在张爱玲的心里,她还沉浸在“胡兰成梦魇”里,而他依旧是她心中无比崇拜的“英雄”。这样看来,《小团圆》的题目似乎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究竟谁和谁团了?但结尾的那个梦却给了我们答案,旧梦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唱词“要相见除非是梦里团圆”,九莉的这个梦正是这句唱词的演绎,虽然岁月无情,时光易逝,虽然在现实里要极力不与他再有任何关系,但在梦里,却提供了一个团圆的机会。这样的梦虽然只做了一次,但已足以说明九莉对邵之雍的一往情深,也足以说明张爱玲对胡兰成的一往情深。

《小团圆》脱稿后,张爱玲一方面想请宋淇帮忙联系在港台连载发表,一方面又说要销毁这部作品,可见她



内心的煎熬。这样的一段爱情,于张爱玲,是一往情深,于胡兰成,也许只是一段萍水姻缘。这样的爱情说到底是属于九莉、属于张爱玲一个人的爱情。就像是张爱玲自己所说“这是一个热情的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于是,当小说进行到结尾时,“那点东西”让她和胡兰成在梦中团圆了。虽只一次,亦是矣。

当然,这种团圆似乎并不完全集中在她的爱情上,尽管在童年生活中,她的父母带给了她难以磨灭的暗色记忆,但文本里对她父母那种既爱又恨的缠绵思绪也出现在她的梦中,在梦里,她有很多孩子、有爱情、有家。

在梦里,她原谅了她的父母,原谅了胡兰成,得到了内心的平静,得到了她期许已久的“小团圆”。



一、《小团圆》的价值

2009年,在张爱玲辞世14年后,她从70年代就着手创作的遗作《小团圆》,“在万众瞩目的情形下隆重登场”^[1],提供了习惯于“张看”阅读模式的大众一个能够以《传奇》增订版封面现代人的姿态“看张”的机会。

文学史上历来存在创作时间与出版时间、大众阅读时间错位的案例,《小团圆》虽是如此,但与其他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内容全部由一些琐事、琐事构成,即使当时发表也不存在强烈的时代感,迟后发表也不会使不同时代的大众难以接受。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若一定要论及与时代的关系的话,《小团圆》依然保持了张爱玲一贯回望与书写为五四进步作家们所不屑的传统、颓废、私人的体裁的风格,如玉德威在张爱玲英文小说《雷峰塔》、《易经》序文中所言“我们一直要等到一个新世纪来临以后才能理解,张爱玲许多同辈作家所信仰的‘现代’可能未必那么现代,而张爱玲所坚持的‘传统’其实一点也不传统。”^[2]《小团圆》这部作品也许能够让我们这些新世纪的人重新审视张爱玲的“现代”与“传统”,更加能理解九莉(张爱玲)的经历与情感。

《小团圆》这部让张爱玲与她的挚友顾虑重重并在遗嘱中点名销毁的作品在顶着出版社“张爱玲巅峰之作”的盛名出版之初引来了一片争议,依然迷惑于她早年流光溢彩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作品的读者与学者纷纷诤病其纷繁的头绪、拖沓的节奏、琐碎的叙述,似乎晚年的张爱玲失去了其早期特殊的艺术表现力,但他们一致肯定了其“自叙传”的形式,认为《小团圆》的研究价值大于文本本身的阅读价值。关于《小团圆》的艺术价值,学界历来有不同的声

音,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多做评论。但是,即使《小团圆》不能代表张爱玲创作艺术水平的巅峰,也应该具有它应该被肯定的价值。张浩宇(2009)指出《小团圆》应有的价值是作家晚年写作的一个镜像,是张爱玲一生传奇的收场,许子东(2011)指出《小团圆》的三个价值分别为它代表了张爱玲晚期的风格、为中国文学的自传体小说增加了新的一章,还在于作品分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十分罕见的有关“爱情”和“母爱”的复杂个案,杨联芬(2011)更指明《小团圆》小说、自传、忏悔录三位一体的特点。总之,作为自传式小说,《小团圆》具有大众的和文学史的双重价值,满足了我们从不同的视角,通过九莉不同的经历品味张爱玲的愿望,张爱玲的传奇故事至此也就划上了一个不甚圆满的休止符。

《小团圆》是小说、自传、忏悔录的三位一体,从小说角度来说,它最大的文学史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罕见的“母女关系”、“爱情关系”案例;从自传、忏悔录角度来说,它也影射了张爱玲前半生的隐秘经历,让我们能够更深一层地触碰到张爱玲的童年创伤、爱情创伤,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重读此前张爱玲的作品提供了可能。其实张爱玲在书写自己的传奇之时也是在用自己一贯冷静地态度审视自己,用她一贯“张看”的姿态来“看张”,因此《小团圆》是一次“张看”与“看张”的结合,与其说我们是在通过阅读《小团圆》“看张”,不如说是我们看到了张爱玲照在镜子里的自己的镜像。

那么,她在镜子里照见了什么呢?

二、“看张”——九莉与张爱玲

我们在阅读《小团圆》时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其中许多内容与张爱玲的《私语》、《烬余录》、《对照记》、胡兰成

的《今生今世》存在重叠,甚至细节等面都完全一致。宋以明在《小团圆·序言》中指出,“在她已发表的作品当中,《私语》、《烬余录》及《对照记》可谓最具自传价值,也深为读者看重。但在‘最深知’上相比,它们都很难跟《小团圆》同日而语。”此外,张爱玲在早年创作中就表达了她对于如何把握现实生活处理成艺术的看法。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只是我不把虚饰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饰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以及“口味简直没有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些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历史时代的记忆”,从我们也可以窥见她希望利用较近真实的参差对照的方式,用细节去触摸生活中的真实。这些都凸显了《小团圆》自叙传的意义,以及它作为自叙传的性质在研究作家与其创作时所起到的重大意义。但是不管《小团圆》更偏向小说还是更偏向散文自传,它仍是一部小说,我们切不可先人为主地把它与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完全划等号,完完全全当作一本自传来读,那些首次披露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对话、情痴以堪的往事即便是真的,如今也无法得到任何的佐证,且不提年代的久远,记忆的主观性以及细节记忆的不可靠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对文本的阅读,只是可以通过比较书中的九莉与张爱玲,窥得一星半点张爱玲的身影,或者说瞥见张爱玲手中镜子里的余影。不过,细节上的虚构等形式上的一致只是更加凸显了叙述者的思想倾向,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其中人物形象与情感的理解。

《小团圆》延续了张爱玲一贯的为普通人写传奇的风格,只是这一次,传

奇的对象是她自己的影子——九莉。九莉与张爱玲的人生经历是完全相同的。出生于封建贵族遗少的家庭,过继给大伯父,叫自己的父亲母亲为二叔二婶,有一个弟弟,母亲与三姑是十足的进步女性,留洋留学,后父母离异,三姑与父亲闹翻,父亲续娶后母后,在后母挑拨之下她惨遭父亲囚禁。之后投奔母亲,去香港读大学,由于战争未能完成学业,回上海与姑姑同住,以做写为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饰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以及“口味简直没有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些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历史时代的记忆”,从我们也可以窥见她希望利用较近真实的参差对照的方式,用细节去触摸生活中的真实。这些都凸显了《小团圆》自叙传的意义,以及它作为自叙传的性质在研究作家与其创作时所起到的重大意义。但是不管《小团圆》更偏向小说还是更偏向散文自传,它仍是一部小说,我们切不可先人为主地把它与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完全划等号,完完全全当作一本自传来读,那些首次披露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对话、情痴以堪的往事即便是真的,如今也无法得到任何的佐证,且不提年代的久远,记忆的主观性以及细节记忆的不可靠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对文本的阅读,只是可以通过比较书中的九莉与张爱玲,窥得一星半点张爱玲的身影,或者说瞥见张爱玲手中镜子里的余影。不过,细节上的虚构等形式上的一致只是更加凸显了叙述者的思想倾向,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其中人物形象与情感的理解。

奇的对象是她自己的影子——九莉。九莉与张爱玲的人生经历是完全相同的。出生于封建贵族遗少的家庭,过继给大伯父,叫自己的父亲母亲为二叔二婶,有一个弟弟,母亲与三姑是十足的进步女性,留洋留学,后父母离异,三姑与父亲闹翻,父亲续娶后母后,在后母挑拨之下她惨遭父亲囚禁。之后投奔母亲,去香港读大学,由于战争未能完成学业,回上海与姑姑同住,以做写为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饰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以及“口味简直没有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些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历史时代的记忆”,从我们也可以窥见她希望利用较近真实的参差对照的方式,用细节去触摸生活中的真实。这些都凸显了《小团圆》自叙传的意义,以及它作为自叙传的性质在研究作家与其创作时所起到的重大意义。但是不管《小团圆》更偏向小说还是更偏向散文自传,它仍是一部小说,我们切不可先人为主地把它与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完全划等号,完完全全当作一本自传来读,那些首次披露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对话、情痴以堪的往事即便是真的,如今也无法得到任何的佐证,且不提年代的久远,记忆的主观性以及细节记忆的不可靠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对文本的阅读,只是可以通过比较书中的九莉与张爱玲,窥得一星半点张爱玲的身影,或者说瞥见张爱玲手中镜子里的余影。不过,细节上的虚构等形式上的一致只是更加凸显了叙述者的思想倾向,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其中人物形象与情感的理解。

奇的对象是她自己的影子——九莉。九莉与张爱玲的人生经历是完全相同的。出生于封建贵族遗少的家庭,过继给大伯父,叫自己的父亲母亲为二叔二婶,有一个弟弟,母亲与三姑是十足的进步女性,留洋留学,后父母离异,三姑与父亲闹翻,父亲续娶后母后,在后母挑拨之下她惨遭父亲囚禁。之后投奔母亲,去香港读大学,由于战争未能完成学业,回上海与姑姑同住,以做写为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饰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以及“口味简直没有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些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历史时代的记忆”,从我们也可以窥见她希望利用较近真实的参差对照的方式,用细节去触摸生活中的真实。这些都凸显了《小团圆》自叙传的意义,以及它作为自叙传的性质在研究作家与其创作时所起到的重大意义。但是不管《小团圆》更偏向小说还是更偏向散文自传,它仍是一部小说,我们切不可先人为主地把它与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完全划等号,完完全全当作一本自传来读,那些首次披露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对话、情痴以堪的往事即便是真的,如今也无法得到任何的佐证,且不提年代的久远,记忆的主观性以及细节记忆的不可靠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对文本的阅读,只是可以通过比较书中的九莉与张爱玲,窥得一星半点张爱玲的身影,或者说瞥见张爱玲手中镜子里的余影。不过,细节上的虚构等形式上的一致只是更加凸显了叙述者的思想倾向,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其中人物形象与情感的理解。

奇的对象是她自己的影子——九莉。九莉与张爱玲的人生经历是完全相同的。出生于封建贵族遗少的家庭,过继给大伯父,叫自己的父亲母亲为二叔二婶,有一个弟弟,母亲与三姑是十足的进步女性,留洋留学,后父母离异,三姑与父亲闹翻,父亲续娶后母后,在后母挑拨之下她惨遭父亲囚禁。之后投奔母亲,去香港读大学,由于战争未能完成学业,回上海与姑姑同住,以做写为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饰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以及“口味简直没有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些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历史时代的记忆”,从我们也可以窥见她希望利用较近真实的参差对照的方式,用细节去触摸生活中的真实。这些都凸显了《小团圆》自叙传的意义,以及它作为自叙传的性质在研究作家与其创作时所起到的重大意义。但是不管《小团圆》更偏向小说还是更偏向散文自传,它仍是一部小说,我们切不可先人为主地把它与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完全划等号,完完全全当作一本自传来读,那些首次披露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对话、情痴以堪的往事即便是真的,如今也无法得到任何的佐证,且不提年代的久远,记忆的主观性以及细节记忆的不可靠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对文本的阅读,只是可以通过比较书中的九莉与张爱玲,窥得一星半点张爱玲的身影,或者说瞥见张爱玲手中镜子里的余影。不过,细节上的虚构等形式上的一致只是更加凸显了叙述者的思想倾向,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其中人物形象与情感的理解。

奇的对象是她自己的影子——九莉。九莉与张爱玲的人生经历是完全相同的。出生于封建贵族遗少的家庭,过继给大伯父,叫自己的父亲母亲为二叔二婶,有一个弟弟,母亲与三姑是十足的进步女性,留洋留学,后父母离异,三姑与父亲闹翻,父亲续娶后母后,在后母挑拨之下她惨遭父亲囚禁。之后投奔母亲,去香港读大学,由于战争未能完成学业,回上海与姑姑同住,以做写为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饰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以及“口味简直没有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些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历史时代的记忆”,从我们也可以窥见她希望利用较近真实的参差对照的方式,用细节去触摸生活中的真实。这些都凸显了《小团圆》自叙传的意义,以及它作为自叙传的性质在研究作家与其创作时所起到的重大意义。但是不管《小团圆》更偏向小说还是更偏向散文自传,它仍是一部小说,我们切不可先人为主地把它与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完全划等号,完完全全当作一本自传来读,那些首次披露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对话、情痴以堪的往事即便是真的,如今也无法得到任何的佐证,且不提年代的久远,记忆的主观性以及细节记忆的不可靠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对文本的阅读,只是可以通过比较书中的九莉与张爱玲,窥得一星半点张爱玲的身影,或者说瞥见张爱玲手中镜子里的余影。不过,细节上的虚构等形式上的一致只是更加凸显了叙述者的思想倾向,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其中人物形象与情感的理解。

奇的对象是她自己的影子——九莉。九莉与张爱玲的人生经历是完全相同的。出生于封建贵族遗少的家庭,过继给大伯父,叫自己的父亲母亲为二叔二婶,有一个弟弟,母亲与三姑是十足的进步女性,留洋留学,后父母离异,三姑与父亲闹翻,父亲续娶后母后,在后母挑拨之下她惨遭父亲囚禁。之后投奔母亲,去香港读大学,由于战争未能完成学业,回上海与姑姑同住,以做写为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饰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以及“口味简直没有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些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历史时代的记忆”,从我们也可以窥见她希望利用较近真实的参差对照的方式,用细节去触摸生活中的真实。这些都凸显了《小团圆》自叙传的意义,以及它作为自叙传的性质在研究作家与其创作时所起到的重大意义。但是不管《小团圆》更偏向小说还是更偏向散文自传,它仍是一部小说,我们切不可先人为主地把它与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完全划等号,完完全全当作一本自传来读,那些首次披露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对话、情痴以堪的往事即便是真的,如今也无法得到任何的佐证,且不提年代的久远,记忆的主观性以及细节记忆的不可靠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对文本的阅读,只是可以通过比较书中的九莉与张爱玲,窥得一星半点张爱玲的身影,或者说瞥见张爱玲手中镜子里的余影。不过,细节上的虚构等形式上的一致只是更加凸显了叙述者的思想倾向,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其中人物形象与情感的理解。

奇的对象是她自己的影子——九莉。九莉与张爱玲的人生经历是完全相同的。出生于封建贵族遗少的家庭,过继给大伯父,叫自己的父亲母亲为二叔二婶,有一个弟弟,母亲与三姑是十足的进步女性,留洋留学,后父母离异,三姑与父亲闹翻,父亲续娶后母后,在后母挑拨之下她惨遭父亲囚禁。之后投奔母亲,去香港读大学,由于战争未能完成学业,回上海与姑姑同住,以做写为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饰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以及“口味简直没有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些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历史时代的记忆”,从我们也可以窥见她希望利用较近真实的参差对照的方式,用细节去触摸生活中的真实。这些都凸显了《小团圆》自叙传的意义,以及它作为自叙传的性质在研究作家与其创作时所起到的重大意义。但是不管《小团圆》更偏向小说还是更偏向散文自传,它仍是一部小说,我们切不可先人为主地把它与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完全划等号,完完全全当作一本自传来读,那些首次披露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对话、情痴以堪的往事即便是真的,如今也无法得到任何的佐证,且不提年代的久远,记忆的主观性以及细节记忆的不可靠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对文本的阅读,只是可以通过比较书中的九莉与张爱玲,窥得一星半点张爱玲的身影,或者说瞥见张爱玲手中镜子里的余影。不过,细节上的虚构等形式上的一致只是更加凸显了叙述者的思想倾向,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其中人物形象与情感的理解。

奇的对象是她自己的影子——九莉。九莉与张爱玲的人生经历是完全相同的。出生于封建贵族遗少的家庭,过继给大伯父,叫自己的父亲母亲为二叔二婶,有一个弟弟,母亲与三姑是十足的进步女性,留洋留学,后父母离异,三姑与父亲闹翻,父亲续娶后母后,在后母挑拨之下她惨遭父亲囚禁。之后投奔母亲,去香港读大学,由于战争未能完成学业,回上海与姑姑同住,以做写为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饰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以及“口味简直没有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些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历史时代的记忆”,从我们也可以窥见她希望利用较近真实的参差对照的方式,用细节去触摸生活中的真实。这些都凸显了《小团圆》自叙传的意义,以及它作为自叙传的性质在研究作家与其创作时所起到的重大意义。但是不管《小团圆》更偏向小说还是更偏向散文自传,它仍是一部小说,我们切不可先人为主地把它与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完全划等号,完完全全当作一本自传来读,那些首次披露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对话、情痴以堪的往事即便是真的,如今也无法得到任何的佐证,且不提年代的久远,记忆的主观性以及细节记忆的不可靠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对文本的阅读,只是可以通过比较书中的九莉与张爱玲,窥得一星半点张爱玲的身影,或者说瞥见张爱玲手中镜子里的余影。不过,细节上的虚构等形式上的一致只是更加凸显了叙述者的思想倾向,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其中人物形象与情感的理解。

注释:

[1]宋以明《前言》,《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第5页。
[2]王德威《雷峰塔下的张爱玲》,《雷峰塔》、《易经》,与“回旋”和“衍生”的美学,王宇译,《印刻文学生活志》,INK, Literary Monthly, Nov. 2010。